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閩門秘術
第十八回 賢父母二次濟貧窮 劣兒郎兩番貪富貴

話說湯德元來至華家，說夏國華有病前來請他去，有要話面談。你道夏國華果真有病麼？皆因均祥大鬧之後，趙夫人越想越代華家憂慮，說道：「外面做針線的人家，大半借此添為零用，從無有靠著針指養活一家人口的。華太太雖然有骨氣，不肯把話與人說，現在因有個陶五，他賣買每月到此地來幾回，瞞著他說賣了幾兩銀子，還可以度日。現在被均祥鬧壞，陶五是不便再來。華家去做針線，那裡有這人家，要這許多，你終要代他家想法才好。古人說雪中送炭真君子，錦上添花是小人。莫說是女婿，就是別人見了這樣孤兒寡婦，也要幫的。」夏國華聽了遂說道：「你這話何嘗不是，只因華親母高介太甚，不好過為委曲。如要接濟，還得瞞著這畜生方好。好在湯家與華家相近，明日我去請他。」一夜無話。次早起來，便差了個心腹家人，托詞有病，到湯家鎮來請湯德元，立等會話。復叫那人那裡坐等。俟湯先生來時請至內書房會話。那人領命而去。湯德元果然信以為真，就到華家來送信。立刻隨著來人進了衙門，來到書房。只見夏國華坐在一張榻上，湯德元看見。趕著問道：「父臺何以欠安？此時曾否稍好？」夏國華起身笑道：「小弟何嘗有病，因有一事未了。又恐耳目不便，故此托詞奉請。」

說著就將瑤雲設計叫陶五寄銀錢以及送衣服被打的話前後說了一遍，然後又道：「今日請老兄前來。非為別事，因華親母如此立意，若再送錢去，不但他不肯收，而且反不知他的高介之意。擬想請先生回去，說我抱病在家，將兆琨帶來，姑作看視我病，等他來時，多少給他點銀兩，以為見而之儀。在我既措詞得當，在他又可以領受，故此與你先生相商，不然他一家人口如何了得？小弟並非不可責備兒子，猶恐親戚那裡格外生疏。隨後求全反晦。」湯德元聽說，甚是欽佩瑤云。乃道：「父臺義方之訓，故此令媛□分賢淑，有此好心安慰兩邊的父母。」

但現在既不能照舊。我怕兆琨又未必肯來。」夏國華問道：「你先生何以曉得？」湯德元就將適才計信的話說了一遍，因道：「就此一端，已可概見。此時即好就近打算，仍在陶五身上著想。」夏國華聽了這話。知道他的用意，隨即在身邊取了二千銀子鈔票交與湯德元，道：「請先生帶了回去，平時仍著陶五買賣零用與他。等他日後起服時，再為設法罷。」湯德元也就答應，將銀票收去。

告辭出來，那知恰巧遇見均祥。他兩人本來認識，彼此見面，只得招呼。均祥見他進來，甚是疑惑，當時也不好動問，回轉書房悶悶不樂。到了午後。夏國華有事出去，只見狗兒又來說道：「葉少爺那裡王大少爺叫人來請少爺立刻過去，現有帖子在此。」說著將帖子送上來，均祥正在那裡納悶，難得有人來請，隨道：「你出去回他，我就過來。」狗兒答應前去回話。這裡均祥隨即換了衣服，來至葉開泰府內。王活嘴上前笑道：「少爺如此公忙，許多時不來會面。莫非有了什麼意見不曾？」均祥道：「老王你不要說這話，只因家父管束太嚴。故此不克分身。適才若非家父有事出去，此時還不能來。」王活嘴笑了一笑，彼此談了一會閒話。開泰忽然進來，活嘴向均祥問道：「令親近來可好？」均祥道：「你問的是誰？」活嘴道：「你那今妹婿近來向該高發了。」均祥紅著臉道：「你還不知這事，我是情願的麼？由你那日去後，家父著實教訓我一番。」他就把前後話告知活嘴，活嘴笑嘻嘻說道：「我這裡有件東西，是這裡老大人由京中帶回來的，可取出與你一觀，不知可否合意？」均祥也不知何物，乃道：「請教請教。」活嘴就走到書房，取出一個信封，遞與均祥道：「請你先看。」

均祥抽出來一看，乃是一張部照。上寫夏均祥的名字，實足的一個員外郎。因詫異道：「老王，這功名那裡來的？是多少銀子？為何這裡老伯代我為力？」活嘴道：「少爺還不知道，皆是我們少爺出的力。前日請我與尊夫人求親時，不料不能成功，就於前幾日寫信進京，說現在與某家結親，請爺爺看親戚面上，捐納官職，所以老大人代你少爺納的這個部照。現在親既不成，這照存在此地，也是無用，故此請你前來領去，隨後好壞看你少爺自己做罷。」均祥見了這件東西，好不心喜。想道：若是做了親，自然更有照應。可恨爹爹老糊塗了，硬把妹子把了華家。心下如此想著，不由的外面凝神。活嘴見了，復又說道：「世間不如意的事□有八九，若是你兩家做了親，隨後官官相護，是不要說的。就是我跟著做個冰人，葉公子也要把點好處與我，何況你是個親戚。可惜你不會想主意。若在我手裡，總要想個善處之法。把這事做成功，方免得隨後懊悔。」

均祥正在疑惑，見他說了這話，乃道：「老王你既有主意。就代我想。隨後果然成功，我終重重的謝你。」王活嘴見他說出這句話來，說道：「少爺不必說這趣話，我主意雖有，你聽見還怪我離間你們親戚。在知道的，固知我為你；不知道的。豈不說我騙人？你請去罷，我這主意不好教人。」均祥聽了，甚是著急，道：「你還不曉得我是不情願的，你有主意，只管說來。包管不干你的事。」

活嘴道：「這事有兩個辦法，你還怕的家中父母不肯答應，還怕華家有人出頭。」均祥道：「誰怕華家？只因父母做主，怕翻悔起來，父母不肯答應。你可將兩邊的話說與我聽了，若果能行，定然依你。」活嘴道：「若怕華家這倒容易。聽說那裡貧窮萬狀，叫人哄他進城，逼著他寫一封退書，與他幾千銀子就完了這事。這個銀子也不要你出，自有葉少爺會鈔。若怕父母不行，俗說虎毒不食兒，你在此地，先把婚書寫下，且莫聲張，這裡老大人另有書信與府裡。到那時，我們少爺自然前去請他為媒，彼時夏老翁肯行，好極；若仍不肯行，就說你已受了葉家的聘，就將這部照呈上與他觀看，隨後功名富貴皆在這上頭。他見有這許多好處，難道不圖後事，將你打死不成？」均祥聽說很為有理，說道：「婚書此時一人書寫太不成事體，總之你這主意我定然照行便了。但是你們要說趁這兩日就說，遲恐露了風聲，又有變動。這部照我先領情，你代我道謝罷。」說著又坐了一會，這才告辭而去。

這裡均祥已走，葉開泰從後面出來，王活嘴道：「如何？此事可是有八分了，但事不宜遲，少爺明日就去。」

開泰笑嘻嘻的答應，一日無話。

次日大早，就具了衣冠，乘轎來至府內，投帖進去。裡面隨即就請，彼此見禮已畢，先敘了些閒話，然後開泰取出來一封書信，跼起身道：「家父有一事奉求。特囑小姪前來面懇。」大同府即在手內展開一看，說道：「世兄這話說遲了，夏縣令的令媛已由本府作媒，配與華家。怎麼改悔得來？此事只好別圖罷。」開泰聽了這話，著實不高興。只得說道：「這事但請老伯代說一聲，行與不行，也就算了。」大同府因他是個吏部的公子，不好當面數說他，只好含糊答應。送了他去後，進來想道，人說葉槐的兒子不歸正路，果然如此。這事是我做媒而成，如何翻悔而去？聽說華童現在已死，人還救困扶危，豈可欺負寒士，一人想了又想，深怕開泰又找別人去同夏國華說話，其中有變，自己說道：不如明日仍是將他傳來，把這話說明，好叫他知我的心意，

當時想罷，卻巧次日衙期，夏國華一早已來談過公事，萬鈞向他問道：「聞說你那親家刻已病故，現在還有何人？」夏國華一回明。萬鈞復又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人有暫時禍福，那知華兆琨遽爾喪父。但善後事宜，想皆是年兄過問了。雖然貧富不同，究不久拂人興致。」夏國華聽他說話有因，疑惑他知道均祥的事了，也就說道：「卑職也是寒士出身，豈不知寒士之苦？而且是大人前次作媒，豈敢不始終其事。」萬鈞見他說出這話，也就把葉開泰的話告訴與他。不知夏國華怒氣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